

蔡淑萍《萍影詞》中的家族回憶書寫

金鮮·金永哲*

<目次>

1. 前言
2. <傾家禍國荒唐史> - 父親頓成政治羔羊
3. <阿母倚門凝望久> - 辭母親西行
4. <西風萬里伴儂行> - 與丈夫傷離
5. 結語

1. 前言

據蔡淑萍的現身說法，她“1946年1月生于四川省營山縣，…… 1964年中學畢業後回原籍務農，1968年起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十師183團生活17年，1985年調回重慶工作至退休。做過農民、教師、公務員、編輯。現為《中華詩詞》編委，四川詩詞學會副會長。出版有詩詞集《萍影詞》、《蔡淑萍詞抄》，有詩詞評論散見報刊或收入有關專集。”¹⁾ 蔡淑萍積極參與中華詩詞學會和四川詩詞學會的活動，30年間，創作350餘首詞，蔡淑萍敘述作為自己親歷的苦難，其詩作反映了時代和現實，關懷遊離於社會之外弱勢群體，對他們投以溫暖的視線。周嘯天在《讀〈萍影詞〉》中云：“當代詩詞之復興，自改革開放始。中華詩詞學會之成立也，新疆方面與有大力。蔡淑萍是成名最早的女詞人之一，人呼“蔡姐”。可她從不以詩詞界的一姐自居，平素與南昌大學段曉華教授相善，如切如磋，

* 高麗大學校 東亞人文社會研究院 研究教授(主著者)，漢陽大學校 中國學部 副教授(交信著者)

1) 蔡淑萍〈蔡淑萍代表作〉，《詩潮》，2013(07)，頁64。

時相唱和。”²⁾可見蔡淑萍在當代詞史上的地位與影響。蔡淑萍在〈浣溪沙·《萍影詞》付梓感賦〉中云：“夜雨孤燈秋思深，小詞祇爲寫胸襟，一編舊稿十年心。憂樂多關家國事，吟哦每作別離音。才疏愧負五弦琴。”³⁾張結〈浣溪沙·讀《萍影詞》有感〉其一云：“廿載塵沙雜鬢絲，身何坎坷意何癡。倚聲自學小山詞。大漠雪峰徒涉日，枯枝野火烤饜時，情懷天下幾人知。”⁴⁾〈浣溪沙·讀《萍影詞》有感〉其二云：“邊雁銜秋入遠雲，沙原綠野鬪詩新。當時咱贊譽自紛紛。四紀悲歡成舊夢，一編珠玉記前痕，彩毫偏與庶黎親。”⁵⁾蔡淑萍強調“在寫作時，作者不但要求感情上的真，甚至事實和細節上也要求真實(儘管作爲文學創作，進行集中、想像和誇張是完全可以的)，一定要寫自己的親身所歷、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和真心所感，再從中擷取帶有典型意義和生活情趣的畫面如實寫出，因而往往形象鮮明，生動傳神。”⁶⁾由此可見她對創作詞作的真摯態度。

蔡淑萍雖爲當代成名的女性詞人，但她20年間未受正規教育，也無詞學專著，因此國內外學界研究她的論文罕見。張結在〈彩毫偏與庶黎親——蔡淑萍《萍影詞》序〉中介紹蔡淑萍的生平，注意她對苦難的書寫以及對社會弱者的關懷，梳理蔡淑萍在新疆懷念故鄉之作，強調其詞具有婉約清新而鬱結的風格。⁷⁾王慧敏在《民國女性詞》中先探討民國女性詞的生存背景，民國女詞人的身分變遷與民國女性詞的發展概貌及特點。她不僅研究女傑詞人呂碧城與畫家詞人陳小翠的詞學淵源與審美意趣，也分析學者詞人沈祖棻與邊緣女詞人丁寧的詞作內容。⁸⁾趙鬱飛在《近百年女性詞史研究》中提出20世紀女性詞特質有三點：第一、從“閨音”原唱到“老鳳新聲”；第二、從苦悶淵藪到蹈揚性情；第三、從師心自鑄到轉益多師。⁹⁾她初步研究蔡淑萍與“邊雁啼秋”的《萍影詞》，先考察蔡淑萍的邊塞生活與創作，簡單探索飽含現實關懷與憂患意識的作品。¹⁰⁾

2) 周嘯天〈讀《萍影詞》〉，《中華詩詞》2013(02)，頁75。

3) 蔡淑萍《萍影詞》，成都：巴蜀書社，2011，頁83。

4) 張結〈彩毫偏與庶黎親——蔡淑萍《萍影詞》序〉，《中華詩詞》2010(02)，55頁。

5) 同註4。

6) 蔡淑萍《萍影詞》，成都：巴蜀書社，2011，4-5頁。

7) 張結〈彩毫偏與庶黎親——蔡淑萍《萍影詞》序〉，《中華詩詞》2010(02)。

8) 王慧敏《民國女性詞》，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12。

9) 趙鬱飛《近百年女性詞史研究》，吉林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2017，7-8頁。

現在，對蔡淑萍的專門研究，在韓日學界還未正式啓動，甚至在中國學界也對她的研究寥寥無幾。¹¹⁾ 本論文擬以近現代女性詞人蔡淑萍《萍影詞》爲例，論述她有關涉及家人的詞作。首先選取有關蔡淑萍對父親的回憶、與母親離別、與丈夫離別的詞作，然後梳理反映有關時代背景與家人之間的情感的作品。

2. <傾家禍國荒唐史> - 父親頓成政治羔羊

張結在<彩毫偏與庶黎親 — 蔡淑萍《萍影詞》序>中云：“在她讀初中時，就出現了雖在席卷全國的‘文革’風暴以前，但已遠遠不是青萍之末的強風。由於她父親的問題，她也被視爲‘另類’，只是在師長、同學的幫助下勉強念到高中，畢業後無法上大學，祇好回鄉務農，一家人連最起码的衣食也無法保證。到‘文革’初期，她又爲謀生遠赴新疆，卻連一個‘農工’的身份也得不到，幹的是‘家屬隊’，過的是‘羊兒扒雪覓衰草，我拾枯枝烤凍饅’、‘風雪牧歸唯犬伴，荒原圍作畏狼來’的日子，直到1979年初她的父親得到平反，她才被批准爲農工並‘以工代教’當上中學教師，後來才有機會學習爲寫詞。……作者雖然也寫到自己艱苦的生活，複雜的情緒，但更多的是將它升華到對美好生活的希冀和憧憬，對同樣生存艱辛的人們的同情和關懷上。”¹²⁾ <鷓鴣天·序>云：“1958年秋，先父奉命創建該廠，旋以不肯浮誇而罹罪。”¹³⁾ 她在<鷓鴣天·弔上遊水泥廠舊址>中云：

來覓當年舊廠房，枯茅敗壁剩淒涼。衛星亂放緣天意，直土無端作國殤。 深歎息，久彷徨，如煙舊事漫思量。傾家禍國荒唐史，腸斷心傷不忍忘。¹⁴⁾

10) 趙鬱飛《近百年女性詞史研究》，吉林大學文學院 博士論文，2017，157-160頁。

11) 根據中國知網cnki，有關蔡淑萍的論文如下：蔡淑萍<蔡淑萍代表作>，《詩潮》(2013 (07))；周嘯天<讀《萍影詞》>，《中華詩詞》2013 (02)；張結<彩毫偏與庶黎親 — 蔡淑萍《萍影詞》序>，《中華詩詞》2010 (02)；趙鬱飛《近百年女性詞史研究》(吉林大學文學院 博士論文，2017)

12) 張結<彩毫偏與庶黎親 — 蔡淑萍《萍影詞》序>，《中華詩詞》2010 (02)，53頁。

13) 蔡淑萍《萍影詞》，成都：巴蜀書社，2011，111頁。

起句描寫了父親在大躍進期間生活過的工廠如今破舊而淒涼。“枯茅”句裏，過去和現在的記憶交錯著，使用“枯”與“敗”兩字，烘托出空間的破舊與毀損，表現了歲月之流逝。詞人回顧大躍進時期“高產”運動，聯想到當時知識份子為無數犧牲者痛心欲絕的場面。¹⁵⁾ 蔡淑萍在〈八聲甘州〉中(詩人節懷屈原，並賀四川詩詞學會成立)云：“遙想九嶷煙雨，當日盡凝愁。含恨日羅水，無語東流。”¹⁶⁾ 在過片“深歎息，久彷徨”中使用對偶表露過去難以忘記的傷痕仍然在心中。在“傾家”句裏，蔡淑萍腦海中回想痛苦往事的傷痕，不僅表達襲上心頭的哀歎與複雜的情感，也細致地刻畫出雖經年累月也難以釋懷的內心的痛苦。在結句裏，蔡淑萍憶及大躍進以來一連政治風波中，家庭解體，失去父親，與母親離別時所經歷的艱難歲月，對引發社會動亂與家庭瓦解的那段荒唐的歷史，直言不諱地表露其憤怒之情。她在詞中盡訴這段傷心往事的憤恨與冤屈，直敘歲月流逝，腦海中卻只餘痛苦無法忘卻的壓抑的心情。〈踏莎行·到澄江〉其一云：

古鎮重來，小樓又見，斜窗欹戶年光換。未知今日住阿誰，當時曾識春風面。
雪裏零紅，袖間淚點，少年夢影都成幻。如何舊事總難忘，非關一已閑愁怨。¹⁷⁾

在起句裏，蔡淑萍闡述了重回充滿回憶的舊址的感想，來到古鎮，描述小樓時，注意到了室內的窗戶，敏銳地察覺到時光之流逝，追憶往昔歲月。在“雪裏零紅，袖間淚點”句裏，使用對偶和視覺上的形象栩栩如生，其表述精美靈動。詞中不僅白雪與紅色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也含蓄地表達出對於年少時夢想破滅痛苦和悲傷。在“少年”句裏，蔡淑萍身處政治動亂與壓抑迫害的環境中，20年間青春時光白白流逝，且失去所有一切，卻只能默默忍受的痛苦。在結句裏，生動地再現了歷經漫長歲月仍無法忘懷的痛苦記憶。末句“非關”一詞，暗示自己的閒愁即不可言喻的愁緒。蔡淑萍曾在〈萍影詞·後記〉中云：“學詩近二十年，我有一個從朦朧

14) 蔡淑萍《萍影詞》，成都：巴蜀書社，2011，111頁。

15) “放衛星”指“高產”運動。1958年6月8日《人民日報》刊登《河南遂平縣衛星農業社小麥畝產2105斤》一則新聞，1958年的“大躍進”中，鼓勵人民參與工農業“高產”運動。《九歌·國殤》是屈原追悼楚國陣亡軍人的挽詩。

16) 蔡淑萍《萍影詞》，成都：巴蜀書社，2011，14頁。

17) 同註16，112頁。

到逐漸清晰的追求目標，就是用‘淺近’的語言，記下‘自己’的經歷、見聞、感想，風格上最好能夠稍微接近前人標榜的“語淺情深”、“言近旨遠”，內容上最好能夠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即拙作〈踏莎行·到澄江〉一詞中說的“非關一己閑愁怨”），以期引起讀者的一點共鳴。”¹⁸⁾可見她創作詞作的基本態度與表現手法。這種創作態度可比擬於王國維所謂第二境界，詞人因情深而執著，她總以真性情填詞，不失其赤子之心，上可與李煜、柳永相比。¹⁹⁾〈踏莎行·到澄江〉其二云：

寒水悠悠，夕暉淡淡，嶙峋石上腸千轉。是醒是夢憶當年，死生一念如何斷。
逐浪浮萍，覆巢雛燕，怎禁平地風雲變。思當痛定復登臨，悲思猶似江波遠。²⁰⁾

在起句“寒水悠悠，夕暉淡淡”裏，使用對偶和疊字，描繪了視覺所見澄江之清冷的黃昏。蔡淑萍感覺過往二十餘年的惡夢始終纏著她，揮之不去，分不清現實與夢境，通過“腸千”這個強烈的表達方式，突出內心莫以名狀的的創傷。〈踏莎行·注〉云：“嘉陵江畔澄江古鎮，1959—1964年，余在此上中學五年半。其間家遭巨變，少年無知，幾欲自沈江中，時江水尚未污染。重來故地，凡四十年矣。”²¹⁾在過片“逐浪浮萍，覆巢雛燕”中使用對偶，通過“浮萍”的形象，比喻詞人顛沛流離的客居他鄉的生活。她借有關“覆巢”的典故，映射父親枉死之後，離開家鄉，在新疆悲慘度日的日子，這是全家老幼罹禍不得幸免的傷心的家族史。²²⁾蔡淑萍曾在〈菩薩蠻·紅豆〉其一（少年早識愁滋味）中云：“少年早識愁滋味，覆巢委地和心

18) 蔡淑萍《萍影詞》，成都：巴蜀書社，2011，215頁。

19)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晏、歐諸公所不許也。”“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王國維《人間詞話》，唐圭璋，《詞話叢編》，新文豐出版社，1988，4242·4245頁。

20) 蔡淑萍《萍影詞》，成都：巴蜀書社，2011，113頁。

21) 同註20。

22) 《後漢書》卷70〈鄭孔荀列傳〉云：“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于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70·〈鄭孔荀列傳〉第60，武英殿本。

碎。”²³⁾可見她對飽經風霜的家史的傷痕。蔡淑萍思念往昔每個站在生死岔口的瞬間時，那些苦悶而彷徨的年輕時節，真實表述了內心無法排解的痛苦記憶。在“怎禁”句裏，蔡淑萍追憶往昔不能適應時局變遷，內心鬱積的苦痛過大。蔡淑萍爲了排遣悲傷，以登山臨水，²⁴⁾努力在自然風光中安慰自己，她以屈原自居，與古代文人騷客隔代共感惆悵。蔡淑萍在結句裏，將心中湧現的悲哀比喻爲江水，風格與南唐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²⁵⁾句子頗爲相似。〈相見歡〉云：

人前忍說當年，夢猶寒。誰遣沈沈霧瘴鎖廬山。平生願，識公面，聽雄談。長憶羊山秋色勝春妍。²⁶⁾

蔡淑萍羞於說出家庭的痛苦和傷痕，畏懼別人的視線。在“夢猶寒”句裏，因受家人株連自己20年間所受苦痛猶如大夢一場。〈相見歡·注〉云：“家父，普通中共地下黨員，1959年，政治生命結束，年未五十而英年早逝，連累妻女，頗受顛連。”²⁷⁾在“平生願”句裏，可以看出蔡淑萍將對父親的殷切思念由潛意識浮出水面。她怨恨父親屍身下落不明，以致終身遺憾，所以她深覺命運多挫折。蔡淑萍于桃李年華之際不得不與父親離別，想到英年早逝的父親，感受撕心裂肺之痛。她無論如何不能接受因爲父親，自己與母親被當作罪人的坎坷多舛的命運。〈相見歡·序〉云：“2002年9月，高平市全國首屆炎帝文化暨長平古戰場詩詞筆會上，有幸聆聽李銳先生講話。會中遊覽羊頭山，冒昧請李老簽名，承李老慨允，欣然題辭：“羊頭山，相見歡”，遂以“相見歡”詞牌作詞以記之。羊頭山，又名首羊山，傳爲炎帝始創農耕之地。”²⁸⁾在結句裏，蔡淑萍透露了目睹羊山美麗秋景不

23) 蔡淑萍《萍影詞》，成都：巴蜀書社，2011，132頁。

24) 《楚辭·九辯》云：“僚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一卷3·歲時上，四庫全書本。）唐代杜甫〈登樓〉云：“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0228，揚州詩局本。）宋代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懷古〉云：“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歌集〉，彊村叢書本。）此句與蔡淑萍〈踏莎行·到澄江〉的題目和內容一脈相承。

25) 李璟、李煜《南唐二主詞》，彊村叢書本。

26) 蔡淑萍著，《萍影詞》，成都：巴蜀書社，2011，135頁。

27) 同註26。

由而然想起過去傷心事。〈蝶戀花·高考〉云：

二十四年如夢杳。記得依稀， 梧碧林蔭道。幾處樹深聞雀噪， 何人猶識當時鳥。
綠鬢少年今已老。肩挎書包， 感慨知多少。辜負青春休懊惱， 古人尙重朝聞道。²⁹⁾

蔡淑萍在起句裏回想起二十餘年遙遠的過去。她在模糊的記憶中想起鬱鬱梧林中的小路。〈蝶戀花·序〉云：“1964年余高中畢業，在西南師大考區參加高考，因受家庭牽連，未被錄取。二十四年之後，復在此參加成人高考，並得以在該校中文系“專升本”函授班就讀。”³⁰⁾在“幾處”句中，蔡淑萍借過去飛來飛去的鳥寓示自己的過去，勾畫了在寂靜的森林嘈雜的鳥聲等聽覺形象。在“綠鬢”句裏，蔡淑萍惋惜失去的青春歲月，經歷二十餘年的時光飛逝，痛覺只有年歲漸長的自己之寒酸。蔡淑萍以“肩挎書包，感慨知多少”吐露了因父親的問題不能上大學的委屈和憤怒。³¹⁾〈鷓鴣天·後記〉（參觀北大在未名湖畔蔡元培先生塑像前留影）云：“1964年余高中畢業，高考第一志願填報了北大數學系，事後據聞母校所給政審鑒定爲‘不錄取’。誠然，即使無此鑒定，余亦未必就能考上北大；但是，1964年，第一次將‘貫徹階級路線’這樣的條文，明明白白寫進高考招生大綱，耽誤了不少無辜青年，卻也是不爭的事實，至今思之，猶堪一歎！”³²⁾她身披罪人家屬的枷鎖，遭受人格凌辱，被剝奪教育機會，被打上罪人之女的烙印，在那個社會被遺忘被排斥，滿心瘡痍耿耿于懷了度過多年。張結在〈彩毫偏與庶黎親——蔡淑萍《萍影詞》序〉中云：“儘管作者對自己的遭遇並沒有著力去寫，卻對同樣遭際厄運甚至付出了生命代價的弱者懷著深切和強烈的同情。”³³⁾她想到自己因爲父親，家庭解體，二十餘年間未能接受正規教育令人窒息的往昔，悲憤填膺，但她使用‘休’這個禁止語，顯示要努力抑制內心憤怒。〈清明〉云：

28) 蔡淑萍著，《萍影詞》，成都：巴蜀書社，2011，135頁。

29) 同註28,14頁。

30) 同註29。

31) 且在結尾援用《論語·里仁》中的“朝聞道，夕死可矣。”一語，字裡行間交織著過去未能上大學的遺憾以及二十多年後才終得償所願的歡喜。

32) 蔡淑萍，《萍影詞》，成都：巴蜀書社，2011，97頁。

33) 張結，《彩毫偏與庶黎親——蔡淑萍《萍影詞》序》，《中華詩詞》，2010（02），53頁。

會望耕者有其田，何懼身家或化煙。孰料三年歷饑饉，徒因數語恤民懸。
妻兒流落荒寒地，牢獄可思明朗天。欲祭安尋埋骨處，心香一炷向空燃。³⁴⁾

在起句裏，蔡淑萍說明父親只想擁有自己的耕田，完全未料到會殃及家庭。她未料于自己家庭會經歷三年饑荒，使用了“孰料”這一表達。〈清明·序〉云：“戊子清明，國家公布為法定假日，百姓紛紛然祭祖掃墓，憶及先父不知埋骨何地，愴然有作，用東坡〈清明〉韻。”³⁵⁾〈蝶戀花·丙寅清明〉云：“風雨神州會記否。血淚清明，初試屠龍手。慷慨悲歌餘韻久，十年未老清明又。”³⁶⁾父親去世後，蔡淑萍與母親離別，流落至荒涼的沙漠，希望有一天父親的枉死終得昭雪。蔡淑萍將父親死後連遺體也找不到的惋惜和憤怒，直呈于詞中，為父親焚香悼念，慰藉自己的痛苦的心靈。蔡淑萍在〈六十志感〉中云：

六十年光似水流，風風雨雨忍回眸。生當亂世人非願，物至極時天自謀。
晚境聽言夕陽好，中宵每憶少年愁。可憐歌舞升平際，翻覺深心有杞憂。³⁷⁾

蔡淑萍回顧自己平生走過的六十年，體會到時光如水流逝無常，使用疊字“風風雨雨”，強調了所遭受的苦難和挫折多麼深重，暗示要勇于直面慘淡的人生。她的父親在社會動蕩時期被抓走處死，母親與自己被貼上不易磨滅的罪屬的標記，上大學的機會也被剝奪，被迫離開家鄉遠赴新疆艱難度日。蔡淑萍將自己生活的時代比喻為亂世，毫不掩飾有多少人含冤而死、飽受折磨。蔡淑萍言及“物至極時天自謀”，顯露嚴重警告若所有的思想和理念達到極致，那麼最終上天糾正所有的不公。一夕復一夕，蔡淑萍，回想過去，慰藉年輕時所經歷的難以言表的痛苦與悲傷。蔡淑萍此首詩結尾借用杜甫《秋興八首》“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³⁸⁾詩意，杜甫寓居夔州遙望長安，她也像杜甫對國家的未來與個人的經歷深表關切，委婉地表現出對黑暗時代的絕望之情，心中的深處對變化無常的時局憂心

34) 蔡淑萍，《萍影詞》，成都：巴蜀書社，2011，200頁。

35) 同上。

36) 同註34，11頁。

37) 同註34，186頁。

38) 清·仇兆鰲，《杜詩詳註》卷17，《文淵閣四庫全書》，31頁。

忡忡。

3. <阿母倚門凝望久> - 辭母親西行

蔡淑萍在<卜算子·序>中云：“1968年夏，余辭親西行，悽惶傷離之況猶在目前，倏忽一十五年矣。”³⁹⁾ <卜算子·傷逝>云：

阿母傍柴扉，清淚紛如霰。遊子衣單月似霜，隱隱青山遠。 萬里竟何成？空把流光戀。十五年來子滿枝，怨也何須怨。⁴⁰⁾

起句描寫在老家母親與女兒離別的場面。罪人的家屬帶著恥辱感，看別人的臉色勉強度日，連唯一可以依靠的女兒也離開家鄉到遙遠的新疆去了，身處如此現實中，作為無權無勢的弱者她的母親只能呆呆流淚，夜夜輾轉反側。上片結尾中，描寫了女兒離開故土，在陌生的新疆，成為遊子，在夜晚望著月亮，思念著母親，擔憂日後自己面臨的苦難和欺壓。單衣象征著她的貧窮，描述離開家鄉，連一個可依靠的親戚也沒有像孤兒一樣的生活。借清冷的月亮營造背井離鄉的悲慘處境。蔡淑萍通過“萬里”這個空間距離，將遠離家鄉和母親，獨自擔憂在新疆會發生什麼事情的畏懼的樣子，用“何成”這個詞來表達對未來的不安和擔心，苦盼著惡夢般的日子快點過去。蔡淑萍借“空”字，暗指自己的願望是毫無用處的。她回想1968年，與母親離別去新疆的事情，而1983年回到家鄉後發現母親已經過世，抒寫內心悲涼的傷痛。蔡淑萍使用晚唐杜牧<歎花>裏的“子滿枝”典故，⁴¹⁾蔡淑萍在結句裏不僅表露對自己失去的青春歲月之惋惜，也使用兩次“怨”字強烈地

39) 蔡淑萍，《萍影詞》，成都：巴蜀書社，2011，7頁。

40) 同上。

41) 宋代 計有功云：“牧佐宣城幕，遊湖州，刺史崔君，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令牧間行，闕奇麗，得垂髻者十餘歲。後十四年，牧刺湖州，其人已嫁生子矣。乃悵而為詩曰：‘自是尋春去校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唐詩紀事》卷56(揚州官刻本))

表達出胸中藏有的悲痛。蔡淑萍在〈江城子·序〉中云：“1987年春節，余回故鄉小住數日，眼見耳聞，頗多新氣象，與余1968年離鄉時之慘淡境況，相去何啻天壤，記以小詞。”⁴²⁾ 〈江城子·故鄉行〉其一〈除夕〉云：

梅花滿樹染胭脂。惠風吹，暖陽遲。山鄉院落，歡宴又年時。阿母倚門凝望久，人不見，淚沾衣。東鄰傳語忽相催，打工兒，電話回。鄉音初改，慰母展雙眉。學得脫貧真本領，歸故里，報春暉。⁴³⁾

在起句“惠風吹，暖陽遲”中使用對偶，突出了視覺上梅花的形象和色彩。蔡淑萍借“遲”字，委婉地表達了對社會安定和太平盛世遲來的惋惜。她思念遠離的故鄉，表達了家人不能團圓的痛苦。蔡淑萍想象身居家鄉的母親牽挂女兒的樣子。蔡淑萍以“倚門”表現母親望女歸來之心殷切。⁴⁴⁾ 在“阿母倚門”句中描繪了相愛的丈夫突然亡故，女兒也迫不得已去了新疆以後，母親隻身挂念著女兒，女兒卻回不來，因此傷心落淚的形象。過片裏，展現了母親與鄰居們和諧相處，整日勞動的日常生活。〈江城子·後記〉云：“時農家有電話者少，在外的人往往將電話打至較近的鄉、村辦公室或有電話的人家，故有‘東鄰傳語’之說。然當時吾鄉農民外出打工尚不普遍，且多從事極艱辛繁重的體力勞動。舊鄰羅家一十六七歲的大男孩，在外地煤礦務工，時回家過年，曾讓我細看已鑽入其手背皮膚內的煤屑。我甚驚憂，問他知不知道矽肺，他一臉天真的笑，說‘不知道’對當時農民能從被絕對束縛在土地上的狀況中掙脫出來，我總體持歡迎態度，因此只寫了‘光明’的一面，後一直甚感慚愧和內疚。”⁴⁵⁾ 蔡淑萍認為農村的貧困問題很嚴重，急需尋找擺脫貧窮的解決辦法。她在結句“歸故里，報春暉”中許下了想回到家鄉告訴大家春天已經來到的願望。

42) 蔡淑萍，《萍影詞》，成都：巴蜀書社，2011，31頁。

43) 同註42，31-32頁。

44) 西漢·劉向集錄《戰國策》卷13〈齊六〉(通行本)云：“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蔡淑萍援引父母望子歸來的事典，此典故可溯自《戰國策》所載王孫賈一事，在詩詞中屢見不鮮，例如宋代曾鞏《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竊計臣老母之心，聞臣而來，倚門之望，固已深切。”(宋·曾鞏《曾鞏集》卷33·奏狀十七首，通行本)

45) 蔡淑萍，《萍影詞》，成都：巴蜀書社，2011，32頁。

4. <西風萬里伴儂行> - 與丈夫傷離

蔡淑萍在《萍影詞》中很少提起丈夫，這似乎有可能有意避談或者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她在<鷓鴣天·別外子西安>中表達與丈夫離別的悲哀：

似恰相逢又別卿，無言一笑意非輕。計時已是分和秒，爭忍眉顰對淚盈。 車催發，笛長鳴，西風萬里伴儂行。應知轉瞬回眸處，唯見蒼雲峯嶺橫。⁴⁶⁾

此詞作于陝西，時臨丈夫要去西安，夫妻不得已分開。蔡淑萍難以接受與丈夫見面不久又要分離的辛酸的現實。她使用“又”這個副詞，暗示了過去也曾經這樣，因為與丈夫的離別悲傷愁苦。夫妻面臨離別之際，彼此默默無語，強忍傷感露出笑容，面臨遙遠的距離長久的離別倍感壓抑沉重。夫妻面臨別離，痛惜光陰似箭。她使用反語表達方式，直觀地表述了無法忍耐夫妻間的離別的痛苦和悲傷。兩個人離別的瞬間，通過緊蹙的眉頭與盈眶的淚水，描繪了妻子不想與丈夫離別的表情細節。下片“車催發，笛長鳴”描寫夫妻離別時的周圍風景，蔡淑萍吐露了對夫妻未能發揮才幹一展抱負的遺憾。她使用“催”字，呈現給大家催車聲和笛聲的聽覺上的效果。秋天她看著遠去西安的丈夫，以“伴儂”描繪了各自分離的場面。因為空間距離造成的分離，她難忍夫妻間的離情別緒。在結句裏，蔡淑萍為遠去西安的丈夫送行，敘述了去西安的丈夫，一回頭就能見到妻子所在地陝西聞名遐邇的秦嶺的蒼雲。蔡淑萍對自己失去的二十年的反應很敏感。父親含冤而死，被迫離開母親，遠赴新疆，17年間的飽受各種歧視、疏離、折磨的磨煉之旅，深感缺少可以交心的知己的孤獨感。<菩薩蠻·同學會>云：“廿年風雨路，誰意參商聚。忽憶少年時，愴然難自持。”⁴⁷⁾ <金縷曲·自疆返渝答友人>（惆悵關山月）云：“廿載風華如水逝，負了青春熱血”⁴⁸⁾ <鷓鴣天·注>曰：“1985年，余自新疆調回重慶，時距1964年離渝已經二十一年，二十一年間，自川北農村至新

46) 蔡淑萍，《萍影詞》，成都：巴蜀書社，2011，75頁。

47) 蔡淑萍，《萍影詞》，成都：巴蜀書社，2011，50頁。

48) 同註47，9頁。

疆兵團農場，可謂艱苦備嘗，終於回到重慶，本應欣慰，但相當一段時間，情緒反而更爲波動激憤，這或者是從懵惶感到理性思考一個必經的過程吧。”⁴⁹⁾可見蔡淑萍內心的含辛忍苦。她突然回想起年輕時經歷的切膚之痛，吐露心中深處湧現的鬱憤和苦痛，但奪走青春歲月的往事還時時折磨著她。蔡淑萍想到枉死的父親，屍骨無存的傷痛、與母親的離別、在新疆遭受迫害，難以抑制深壓心底的怨恨。〈金縷曲〉云：

悵望雲天暮。獨徘徊、回腸百轉，澗然無語。恰似長江潮起落，進退欲吞還吐。看滿紙、情深如許。池水何由風吹皺，做從容能得仍如故？誰解得，此情苦。當時已把青春負。偶回頭、雪泥鴻爪，怎堪重數。蓬轉萍飄渾似夢，說甚人生散聚。最羨慕、翩翩鷗鷺。何事秋來春風起，是天公不叫心期誤。征雁去，意無主。⁵⁰⁾

蔡淑萍在起句裏，細膩地描繪了望著夕陽，感慨躑躅獨行于世，痛徹心肺，默默流淚的形象。蔡淑萍將心中的感情比喻爲長江，生動地表現出了每個瞬間的思潮起伏，強忍感情又迸發的過程。用文字表達的一瞬間鬱積在心中痛苦太深，無法抑制。蔡淑萍看著風起吹皺滿池塘的樣子，羨慕其悠然自得。用“誰解得”這個詞來展示世間無人認同的悵悵和苦痛，凸顯完全的孤獨，直觀表達了內心湧出的憤怒痛苦的情緒。想起在新疆17年所受磨難，以及虛度的青春，激憤不已。“最羨慕、翩翩鷗鷺”與曹植〈雜詩〉一脈相承。⁵¹⁾蔡淑萍在〈北海公園訪柳〉其三中云：“應是和君有舊盟，或因飛絮化爲萍？”⁵²⁾注云：余愛柳而名“萍”，故有三首第二句之說也。⁵³⁾〈沁園春〉(戊辰中秋，在西南師大學習，上陳公)云：“廿載流離，怕說飄萍，怕看轉蓬。嘆家山萬里，月明何處。”⁵⁴⁾宋代《蘇軾詩集》卷三〈和子由澗池懷舊〉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⁵⁵⁾蔡淑萍不僅用“雪泥鴻爪”比喻過去自己留下的痕迹，也

49) 同上。

50) 同註47，63頁。

51) 曹植〈雜詩〉云：“孤雁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托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三國魏·曹植《曹子建集》卷5，續古逸叢書影宋本)

52) 蔡淑萍，《萍影詞》，成都：巴蜀書社，2011，171頁。

53) 蔡淑萍，《萍影詞》，成都：巴蜀書社，2011，171頁。

54) 同註53，15頁。

通過“轉蓬”和“萍飄”的形象，比喻了流落異鄉的遊子生活。她不知不覺像經歷了噩夢一場，思索人生中的悲歡離合。在結句裏，蔡淑萍描繪了秋日永不息飛向遠方的孤雁的形象。〈浣溪沙·冬夜〉云：

悵對孤燈懶聽鍾，一窗風雨織愁濃，天教辜負小爐紅。世事紛紜爭塞臆。生涯甘苦半成空。漫翻書卷自怔忡。⁵⁶⁾

起句通過“孤燈”和“風雨”的形象，刻畫了內心的孤獨和蔡淑萍20年間所受磨難和考驗。結句坦白詞人藉著讀書稍微得以平息心裡的波浪。〈浣溪沙·注〉云：“余生活了17年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十師183團，位于阿爾泰山南麓、額爾齊斯河南岸的戈壁灘上，時只有土坯壘建的平房，今團機關、學校教學樓、醫院已建樓房。”⁵⁷⁾蔡淑萍在詞中發揮聽覺上的效果，表達了心中悲哀的感情，聽窗外的風雨聲，更覺無盡惆悵。她想到過去自己在新疆所受苦難，感到無法抹去的那20年的歲月悉數空虛迷茫，一個人看著書，心裏充滿恐懼和不安。

5. 結語

筆者以當代女性詞人蔡淑萍《萍影詞》為例，探討她探討蔡淑萍對父親的回憶、與母親離別、與丈夫離別的詞作，借此窺見蔡淑萍的喪失體驗與回憶敘事。綜合以上的討論內容如下：

一、蔡淑萍詞中憶及大躍進、文革中，家庭解體，失去父親，與母親離別時所經歷的艱難歲月，對引發社會動亂與家庭瓦解的那段荒唐的歷史，直言不諱地表露其憤怒之情。她想到自己因為父親，家庭解體，二十年間未能接受正規教育令人窒息的往昔，悲憤填膺。蔡淑萍將父親死後連遺體也找不到地惋惜和憤怒，

55) 宋·蘇軾《蘇軾集》卷1，明海虞程宗成化刻本。

56) 同註53，69頁。

57) 同註53，104頁。

直呈于詞中，爲父親焚香悼念，慰藉自己的痛苦的心靈。

二、她回想1968年，與母親離別去新疆的事情，而1983年回到家鄉後發現母親已經過世，抒寫內心悲涼的傷痛。蔡淑萍在詞中不僅表露對自己失去的青春歲月的惋惜，也強烈地表達出胸中藏有的悲痛。

三、蔡淑萍居於陝西，時臨丈夫要去西安，夫妻不得已分開。夫妻面臨離別，痛惜光陰似箭。她使用反語表達方式，直觀地表述了無法忍耐夫妻間的離別的痛苦和悲傷。兩個人離別的瞬間，通過緊蹙的眉頭與盈眶的淚水，描繪了妻子不想與丈夫離別的表情細節。

四、蔡淑萍對自己失去的二十年時光的反應很敏感。父親含冤而死，被迫離開母親，遠赴新疆，17年間的飽受各種歧視、疏離、折磨的磨煉之旅，深感缺少可以交心的知己孤獨感。

總而言之，當代女性蔡淑萍在《萍影詞》中對父親在大躍進期間的含冤而死表示惋惜，吐露了連父親的遺體也找不到的憤恨和苦痛。她因爲父親的事情受牽連，連上大學的機會也被剝奪，表達了無法繼續學業的悲傷和痛苦。蔡淑萍被打上“罪人家屬”的烙印，只能與身居家鄉的母親離別，顛沛流離去新疆，在“家屬隊”度過的悲慘歲月。蔡淑萍親自拜訪與過去有關的地方，直面苦痛，吐露了含辛茹苦的家史，突出內心抹不去的傷痕和彷徨。她借填詞映射因政治動亂離鄉背井而虛度年華的悲哀和惋惜。蔡淑萍總以真性情填寫飽含真人真事的嘔心瀝血的力作，實屬鮮見的，爲當代女性詞史立下不易磨滅的里程碑。

< 參考文獻 >

唐圭璋，《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8。

金 鮮，〈呂碧城의 歐美 旅行體驗과 海外詞〉，《中國學報》第56輯，2007。

金 鮮，〈秋瑾의 詩詞에 나타난 夫婦關係〉，《中國語文學誌》第25輯，2008。

金 鮮，〈中國 現代 女性詞人 沈祖棻의 逆境과 克服양상〉，《中國語文學誌》第28輯，2008。

- 金 鮮, <現代 中國 女性 葉嘉瑩의 苦難과 詩詞創作>, 《中國學研究》 50卷, 2009。
- 張 結, <彩毫偏與庶黎親 — 蔡淑萍《萍影詞》序>, 《中華詩詞》, 2010 (02)。
- 蔡淑萍, 《萍影詞》, 成都: 巴蜀書社, 2011。
- 金 鮮, <韓中近代女性作家吳孝媛與呂碧城比較研究>, 《學術界》 第157期, 2011。
- 金 鮮, <近代女詞人呂碧城的羞恥感>, 《2012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議論文集》, 馬來亞大學出版社, 2012。
- 王慧敏, 《民國女性詞》, 南開大學博士論文, 2012。
- 蔡淑萍, <蔡淑萍代表作>, 《詩潮》, 2013(07)。
- 周嘯天, <讀《萍影詞》>, 《中華詩詞》, 2013 (02)。
- 金 鮮, <中國 現代 女性作家 丁寧의 삶과 詞창작 — 《還軒詞》를 中心으로>, 《中國文化研究》 33, 2016。

< Abstract >

The Remembrance Writing of Family in Cai Shuping's "Ping Ying Ci"

Kim, Seon · Kim, Young Cheol

Cai Shuping, a contemporary woman, expressed regret over her father's injustice victim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in 《Ping Ying Ci》, revealing the resentment and pain that his father's body could not be find. She was implicated in her father's affairs, and her chances of being admitted to college were also deprived of the sadness and pain she could not continue her studies. Cai Shuping had to live with the label of "guilty family", only separated from his hometown mother, displaced to Xinjiang, spent tragic seventeen years in "family team"(JiaShuDui). Cai Shuping personally visited again the place where she used to live, facing the pain, revealing the hard-edged family history, highlighting erosive scars and wandering mind. She illustrated the tragedy and regret for the timelessness due to political turmoil in Ci Poetry.

Key words: contemporary women; Cai Shuping; “Ping Ying Ci”; family writing,
Remembrance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8. 1. 31.	2018. 3. 9	2018. 3. 17.	2018. 3. 19.	2018. 3. 31.